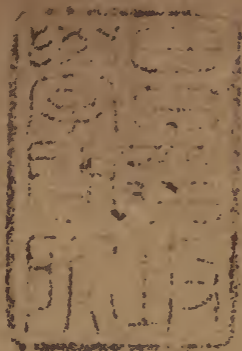


說鈴

後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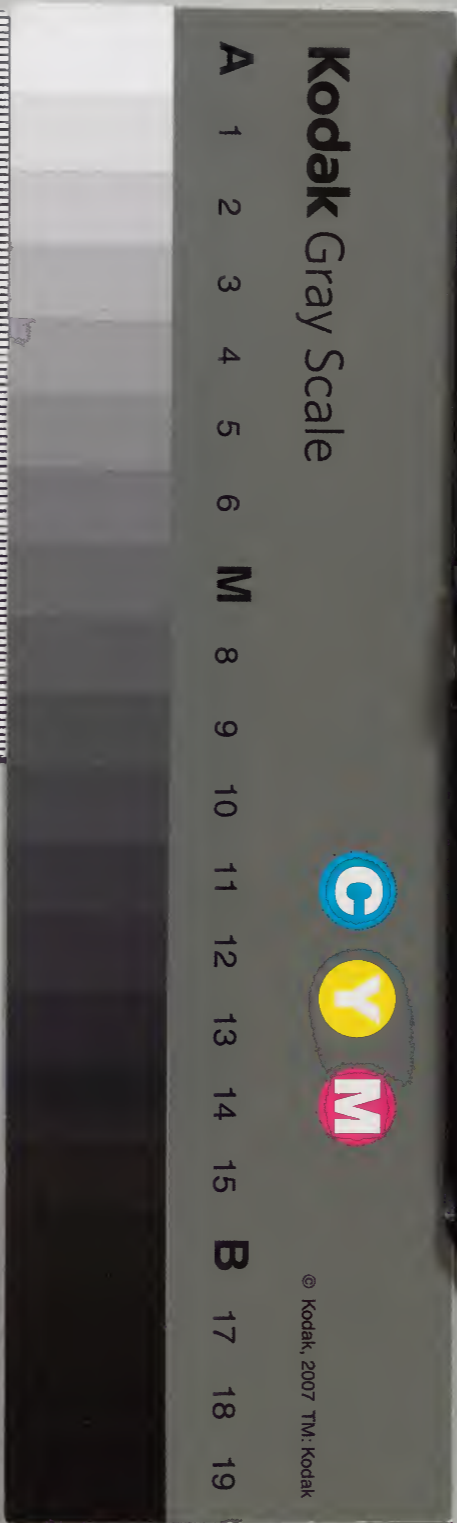
讀史吟評  
揚州鼓吹詞序  
湖壩雜記

內閣文庫		
三七函	三七〇號	漢書類
二冊	二四冊	

漢書門		
二四冊	一〇架	三二〇號
	三二函	三二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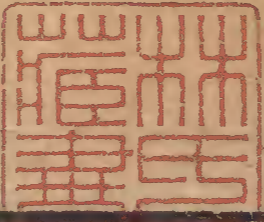
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 10)	
函號	371	51



說鈴鐺

學古堂藏板



說鈴目錄

後集

讀史吟評 第一冊

揚州鼓吹詞序

蘇勝 遺碑繳毀

湖濱雜志

談往 第二冊

板橋雜記 遺碑繳毀

等雲樓雜說 第三冊

天香樓偶得

蚓菴瑣語 第四冊

淺草文庫



溫陵黃鵬揚遠公

新安吳 綺園次

吳江鈕 琇玉樵

錢唐陸次雲雲士

花村看行侍者

三山余 懷澹心

德清陳尚古雲瞻

秀水虞兆隆虹升

稿李于 適肱枕

見聞錄

嘉善徐 岳孝方

冥報錄 第五冊

錢唐陸 浙麓不

現果隨錄

靈隱戒 顯海山

果報聞見錄 第六冊

古即楊式傳雪堆

信徵錄 第七冊

烏山徐 慶濱溪

曠園雜志 第八冊

錢塘吳陳奕賢屋

甌江逸志

言鯖 第九冊

長

嶺南雜記 第十冊

述異記 第十一冊

東軒主人

讀史冷評

閩溫陵黃鵬揚遠公著

伍員

只須覆楚休亡越家恨消時莫管開卷會買舟湘澤去豈教毅骨  
洎齊山

子胥實無可去之義但當宰嚭用事特謝政闔門藏鋒不用便  
是泛舟五湖之局然父仇已復夫椒之後又為夫差報越殺而  
父之怨家恨既消國讐亦雪為子胥者亦復何憾此時亦可去  
矣而必欲滅越以逆怒異特獨饒德夷固等閑事也蓋以前之  
事胥能為之以後之事胥不能為之徒以身先死無益于吳豈  
不惜哉

蘭相如

氣襟強秦五步內當車豈畏虎將軍急公謀國臣心苦不足達人  
饒一分

五步之內臣得血滅大王相如視也膽氣如許粗豪後來與庶  
頗一段却能和衷歡好並無半點劍客習態雖古大臣度量何  
以加焉益妙在引車相避先降其憤激盛氣徐將為國急公至  
意道達使開空按劍相看者轉而負荆謝罪也乃庶頗氣品亦  
自不俗不然武夫釋憾杯酒不似大臣外和內忌李晟戒心于  
延賞不惟有慚庶蘭尤不若寇恂賈復之高矣

侯羸

虎符能令如姬竊晉帥旋交鄰上軍盡通信陵多食客却秦一箇

老監門

信陵用侯生之謀却秦存趙於是留趙不敢歸而日與毛公薛  
公遊後遷魏為將合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毛薛之功為多  
而無忘之名蓋著蓋無忘之名全于毛薛而實發於侯生蘇頴  
濱以為毛薛之正侯生之奇殆一不可云毛薛二公一為賣  
酒漿一為博徒而侯生則貧而老為夷門監者以是服信陵君  
之能知人能得士也

魯仲連

新垣屈膝奴顏厚季子資多獨氣豪不肯帝秦忠義重千金却贈  
豈云高

魯仲連義不帝秦古今獨絕惟關壯終不肯事曹可與同稱哉

國三國兩人而色孔斌許仲達為高士徒辨之強作不已之間  
余以為猶經生之論也夫嚴激於中庶著于行豈可強而作哉

范雎

怨雪恩醉歸相印回頭早處是知幾時看貪却商於者更有咸陽  
悔禍遲

秦兼併天下皆商鞅范雎李斯三人之力然范雎功成引退知  
止不貪其奉教君子者乎迨觀止傳悔立法之弊臨命發上蔡  
之悲則范雎者早一步退一步人也才畧相等其識慮過鞅斯  
遠矣

荆軻

三晉稱藩楚獻地燕丹從此識荆卿秦宮七發空遺恨也洩人間  
大不平

荆軻入秦溫公以為挑忌速禍不知三晉既成秦豈一日忘燕  
者燕丹以為坐而待斃不如陰發以刺之荆軻行賴變燕丹伐  
秦奇兵也謀存宗社厥志可嘉如謂挑忌速禍使當時不謀此  
舉秦其肯存燕耶至謂荆卿懷秦秦之私欲以匕首強燕弱秦  
其愚實甚則視荆卿為何如人乎夫卿既許丹以死丹以卿為  
上卿惟意所欲遂而未發者欲待其人與俱耳太子不悟以卿  
有變悔欲遣秦舞陽先行荆卿怒以人子即日就道知其事者  
皆白衣冠以送悲歌易水有壯士某復還之句卿固知事之不  
濟也知其不濟然且行卿以為六國之大勢將盡豈竟無一人  
發憤誅無道秦者耶是奮不顧身發也西行發天下聞風起義

報太子之知過無負田疇一報蓋士為知己者死以為天下先  
固不在區區秦養之私也況公未死以成政論人耳雖然事成  
燕存而六國亦存事不成六國亡燕國未嘗亡也何以明其然  
也夫以六國之大秦勝之末無言唯在秦獨此而人欲起而  
圖之白虹貫日精誠動天市三萬萬金海內束手狂夫奮臂則  
是六國無人而燕為有人也六國無人而燕有人則雖謂六國  
亡而燕未嘗亡也亦可

張良

懷椎祖擊武陽陰胆足包天識更沉豈是少年誇仗倘分明五世  
感恩深

始皇既殺荆軻復以聽筑為高所離所扑遂終身不近諸侯客

後恣意東遊而博浪沙事終拒荆軻行刺或二十年怨毒於人  
尚深如此為始皇者可以懼矣弗思善計大索天下十日亦何  
為乎夫空摘銅柱誤中副車天也然二十年前檐客于咸陽殿  
上二十年後氣索于博浪沙中于房荆卿帶手也夫豈有祖沙  
立自此陳勝吳廣之徒相尋而起文以為號祖報之視倡羣雄  
之心皆子房一舉之力信哉是乃長公以子房此舉為地球上  
老人所深惜是必亦如子房者歟

且夫始皇一人之身可謂軻也嘗謂之不死高漸離鎗筑扑之  
不死張子房鐵椎擊之不死復後此立婦望嶺山幸矣迨至項  
羽入關掘始皇墓括得而甘心焉其死於生前而不免於死  
後也嗟乎獲罪于天無所辭也禍福為迷



勢與漢高並驅中原實未知鹿死誰手也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嗟乎帝王之興也豈不以人哉

項羽

南公曾說亡秦者三戶江東卷八千隋書禹闢當日恨烏江不用  
罪皇天

白起之賜劔杜郵也曰吾何罪于天既而曰長平趙卒四十萬  
吾挾詐坑之是足以死使羽烏江臨命自引其生平過舉一劔  
而亡豈非快事羽則不然是白起能悔之杜郵而羽不能悔之  
烏江也且羽又足以死而無憾者也八千渡江三戶滅秦懷王  
之恨以消六國之孽亦刷身經七十餘戰彼可取代之志耐矣  
即伏劔時說此一段何等慷慨浩落乃憤鬱不平呼天委咎吾  
以為天用羽而羽則不知天之用羽也夫天用羽以滅秦乃羽  
不知天之用羽而後為秦也天其如羽何哉

虞姬

四面聞歌頭影翠紅顏不惜委飛塵江東從渡知多少拔劔殉君  
一美人  
八千人渡江而西為項王而死者虞姬一人而已然虞姬婦人  
當不在八千人之列則是八千人實無一人為項王死也項王  
身經七十餘戰八千人中有從項王陣亡者有從項王敗擒者  
有從項王逃散者皆可謂之為項王死而終不可謂之為項王  
死必若虞姬之義烈伏劔方可謂之為項王死也田橫既渡海  
島五百人聞之皆自殺以從何虞姬之多也夫八千人中為虞



姬者絕少海島中五百人人盡虞姬而八千人中不能一人如  
虞姬為八千人者不亦羞乎而又有反觀事伏不能死如項伯  
者則尤八千人之羞使其聞虞姬伏劍想當復死無死矣

韓信

寧可山頭望廷尉莫教廷尉望山頭預知名畫應是狗彘殺留侯  
辟殺謀

天下已定臣固當烹信知之矣雲夢就擒信樊中之烏耳然為  
淮陰侯時日過留侯談赤松子事亦一策也使蒯通在長安為  
信畫自安之計亦必出此漢出已奠乃與陳豨謀曰吾從中起  
非其時矣時者難得而易失事<sup>○</sup>後<sup>○</sup>多<sup>○</sup>悔<sup>○</sup>英雄固有所不免乎

汲黯

不拜將軍氣岸殊平看丞相直如無胡為閑却深堅手十載淮陽

理簿書

韓子云龍之喉下有逆鱗徑尺櫻之則必殺人余觀長孺之在  
漢廷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則謂其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丞相弘  
背約順帝黯則謂其齊人多詐無情實張湯深文稍苛黯則謂  
其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衛青尊貴長揖不拜上或不冠却立  
不前然則其為櫻鱗也多矣而終以免禍者何也則以莊助魯  
言其守城深堅可補少主而漢武亦許其為社稷臣也然則曷  
不大用乎重違弘與湯也蓋是時弘湯用事黯於二人豈並立  
者用黯則必殺黯不用黯乃可全黯置之淮陽乃所以全之也  
未十載而亡黯之不幸也不過入為御史大夫丞相封侯豈足

為賧難哉即異時畫圖托孤亦不用他求矣嗟乎賧既沒而栢  
梁建太山封自將待逸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  
者使賧尚存豈無匡救一二手文稱難去而漢廷無人賧誠非  
發蒙振落者比此淮南之謀所以寢也

李陵

賢者匪惟居一國何須再入雁門關沒稽血戰降胡後漢將誰人  
到此山

李陵是不知兵者提卒不滿五千衆寡不敵也孤軍深入後救  
莫至也未至殺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抵山入隄谷走絕地  
也舍騎而步不款匈奴長技也救者皆犯以卒予款之戒而又  
有貳師貴人之恨路博德老奸之謀能勿敗乎陵既降司馬遷  
以為欲得當以報漢容或有之且其時天子哀陵之志猶按誅  
不救陵者而勞其餘軍迨公孫敖嫁禍于陵以解罪而天子遂  
族陵家陵于是無意歸漢矣雖然浚稽山漢將未有到者陵之  
勇不可及陵之功不可誣也陵雖負義漢亦寡恩漢武無法外  
之仁君子當有原情之論耳

蘇武

蘇武在漢有為武議漢者亦有為漢議武者為武議漢者曰武  
解傳書  
孤持漢節伴穹廬啣雪吞毡北海居留得丹心能貫日何曾飛雁

蘇武在漢有為武議漢者亦有為漢議武者為武議漢者曰武  
留匈奴十九年秉節不渝其歸之僅拜典屬國未克爵不償功  
迨甘露中單于入朝天子思股肱之美畫其人于麟閣典屬國

與焉雖丞相黃霸等皆著名宣帝之世亦不得列于名臣之圖此以其選矣其為漢議武者武歸自匈奴越年子元與上官同謀坐死武自白發匈奴時胡婦送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以歸於是武娶胡婦為非是者不知十九年中夫志皎然大節不虧矣娶胡婦何害于義且李陵既降匈奴妻之以女立為右校王後世君子猶哀其志而原之如武者豈可過為責備乎然則漢之無負于武武之終始事漢兩無容議矣

霍光

譏宋世卿書魯史乞封身後一何愚不須歎羨張安世早識千秋禹不如

光之子禹嘗與安世長子千秋從征烏桓歸問山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無所忘夫禹不能記但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此則先知子之明也夫春秋似世卿惡末三世為大夫先不學無術以難語此若驕縱子弟宜加檢束豈待學而知之乎安世光所心折者旋副光輔政凡事謹慎周密光能師之時舉以教子弟必無後患惜乎其不然也厥後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每辭爵祿是殆以先為成者夫无不效安世而安世以先自鑒則學不學所由分耳嗟乎學則保身昌後不學則覆家滅族學之關係大矣哉

子婦

時韓持穎丈人翁十二將軍此日功赫聞大慮圖王親王家大將點顏紅

漢興匈奴叛服不常至孝武時率十二部將軍自將待邊匈奴  
誓不敢出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各相當自孝元以王媻  
湯叮韓邾從是稽首臣服三世稱藩以前若彼以後若此何逆  
順之殊也抑遼遼其會歟昭君號為寧胡閼氏全護為之語曰  
王媻制勝安邊造十二部將軍遠矣雖衛霍之功何多讓焉

朱雲

請劔誅張殿上寒君王震怒轉恩寬詔旌直節停脩檻老任何顏  
靦面看

張禹妄解經傳陰黨王氏不惟漢家罪人亦春秋罪人矣朱雲  
請劔斬佞老奸露醜不惟有功漢室抑有功春秋也成帝知朱  
雲之直而不悟王氏之禍尚方之劔不賜殿檻之緝徒旌亦何

益哉

嚴光

運逢四七元黃戰二八攀鱗盛漢才吐吐子陵狂最甚清風不肯  
拂雲臺

觀歷代逸士未有若子陵之高者觀歷代逸士之高未有若子  
陵之高者後此謝朓嵇康武之徵逃匿年餘以有高高一旦輕  
舟詣閼川于祿位以終亦獨何哉此則學于陵而不成者而子  
陵之風山高水長矣

馮異

一飯必辭稱侯者漢家天子報恩年中車河北不相負試看并州  
綿上田

晉文遜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此宮門所以有懸詩也倉卒躬飯世祖瞻瞻不忘其存心仁厚絕異西漢刻薄寡恩由是保全功臣建武勅舊無一殊戮者見之賜馮異一書矣

虞詡

涼州不棄平朝議纔得朝歌又武都自信生來遇整錯三公側目復相圖

不棄涼州議也朝歌設科平賊才也武都兼程進道勇也為司隸欲從史魚尸諫忠也虞詡是東漢名臣中矯矯者

李膺

獨秉風裁司隸卿不輕容接氣高峻何須門戶孤標許吐握姬公天下寧

李元禮後名自高實為黨人嚆幟釀禍既烈流風未已至晉而王謝以旌品自別迨六朝蕭梁間江敷謝滄命移末遠客至有從天子求為士大夫而不得者此皆學李元禮而甚焉者也唐季士習益尚清流遂成白馬之禍風氣之開必有從始君子讀史至御李登龍感慨係之矣

黨人

甘陵南北自分曹鏡有銛鋒任貶獲轉得高名雖邁俗漢家今已恨英豪

昔人云小人有黨君子無黨然則東漢之黨人非君子乎曰非君子無黨君子不可有黨也夫小人之黨雖堯舜在上共驩比周有所不免若君子有黨國家禍敗無不見之數十年之後者

蓋小人之黨害速而禍小君子之黨害遲而禍大是故東漢之禍甘陵之黨先之唐白馬之禍牛李之黨先之宋建中靖國之禍洛蜀朔之黨先之禁錮偽學之禍道學之黨先之如彼雨雪先集惟霰稽之史載歷然不爽此最不可不慎也或曰君子無黨小人指之為黨耳曰君子無黨豈是易事自非孔子毋意必固我顏子若無若虛難以語此漢唐宋諸君子未有其人者或曰亦有說與曰張魏公作事多不滿意紫陽綱目竟無貶詞曰君子無黨吾不信也

申屠蟠

磨磷誰得損溫溫玉潤金剛豈共論至寶蘊輝無覓處林宗猶是病多言

東漢黨人之禍大抵皆起于好名夫以名為鵠人爭赴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于訛時則不足為高議故有高議高名而後可品于士君子之列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欲與皇甫規自以兩川素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為李膺門徒不肯脫漏名籍是皆甘心為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尚可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訛時訛時則為眾怒高名則為物忌况有凶豎痛心于上公卿側目於下其能免于禍乎申屠蟠深識此患故郭林宗滅吾人物但不為危言激論蟠則備戒吾人物而無之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夫豈有名心哉名底而禍亦滅黨錮毒烈蟠獨超然免于評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中屠蟠之謂與

赤壁

鼎足垂成須約誓當年赤壁似五臺曹公北走孫劉競自此三分  
氣運開

天下三分分于赤壁一戰三國多少戰爭當以赤壁為奇矣嘗  
論古今不數見之戰有九暨赤壁而十焉項羽鉅鹿之戰天下  
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誅莽謝玄敗苻堅于淝水  
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霍邑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  
朱溫驚魂栢鄉全勝梁人喪國趙宋以來韓世忠兀朮于京  
口自是金人不敢渡江又有劉錡捷于順昌楊沂中捷于淮西  
虞允文捷于采石凡此與赤壁皆古今不數見之戰戰之有關於  
于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也讀史談戰者不知此數場關係甚

大草草看過亦如孩童好觀傀儡廝殺周識朱歷徒喜其一場  
熱鬧耳

關羽

許儼園中刑要殺華容道上却饒之生來氣量已天地直把曹公  
作小兒

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公于許昌欲殺曹操公之正  
也君子不乘人之危不利人之急公子華容不殺曹操公之大  
也許昌之曹操勢不可得而殺之者也不可得而殺公殺然欲  
殺之公之正也于公之怒華容之曹操力可得而殺之者也可  
得而殺公則然不殺之公之夫也于公之仁有公之正君臣名  
義炳于日星惟公始當得一篇正字歷三國東西漢合一部十

七史有能如公之正者當無過矣德怨澤志同乎茲華惟公始  
當得一箇大字緊三周來西漢合一印十七史有能如公之大  
否夫論古今人物者必推正大正夫者天地之精也惟公正大  
克配天地宜乎公之精神為天地無虧也

孔明

二表誓師連北伐祁山六出不歸類隆中已歷三分指特為炎劉  
瘁此身

天下三分孔明未出茅廬固已知之後未頻年北伐毋乃強圖  
與造觀其隆中時語脩曰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內脩政事外觀  
時變則漢室可興由此觀之孔明之志固不在區區東西川之  
間矣鼎足既成統撫戎越結好孫權乃外觀時變時也矧南陽  
三顧白帝托孤實有激于中而不能已者乎記云事君先資其  
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孔明有焉乃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  
偏安則又明于春秋大一統之義而非止感遇報恩之舉專帝  
一方于陽井底蛙耳豈孔明而為之哉

魏

山陽遜國炎劉絕三馬寧知共一槽綱葦于今鄴水上春深臺畔  
黍離高

勝國遺基何代茂有雀臺黍離何必為曾魏興業但須問其先  
世何如耳文武既沒西則故宮經綬丈夫感慨係之自非然者  
姑蘇楊柳長安銅駝君子胸中賦詩候有許多含刺矣

蜀



天下英雄惟使君力爭漢運更王命陰平失險嘉兒恨卓爾奇男  
北地孫

魏之總世芳髦廢試其之惡和登不祚良由焉烏碑晚恪峻  
擅權吳魏之間不君不臣國非其國也後主四十年來主臣相  
安將相和豫延熙以後雖有奄豎竊國之憂而無強臣脅主之  
禍享國長久史傳所載不多特為後世七國安樂作公而最異  
者北地王秉節亢宗父有子而祖有孫以余觀之殆天所以報  
昭烈也

吳

生子當如孫仲謀長江據險盼中州江南帝統初開造青蓋堪悲  
八洛秋

自三代秦漢以來江南未有稱帝者始自孫權嗣後東晉六朝  
越唐數百年而南唐又有餘年而南宋皆帝江南者也論建號  
開統當以孫權為鼻祖嗚呼權亦人傑也哉

晉

奄有三方天下平徙戎無策又銷兵華林帝子堪嗟嘆教者銅蛇  
在棘荆

徙戎之議郭欽言于武帝曰宜及乎吳之歲漸移邊地惜乎其  
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于惠帝之朝夫郭欽不能得之武帝皇  
空統能得之惠帝哉獨怪杜預時然孫吳張華與謀國政亦未  
有議及此者豈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乎使乎姑高存必有說  
以處此矣然晉武將去在會無與夫未寧以後盜賊群起州

即無倫不能婚制。則亂晉。秦不為。五。則。多。帝。無。經。國。遠。圖。何。曾。侍。宴。已。慮。其。後。去。故。得。自。而。下。西。魏。叔。失。策。未。有。若。晉。武。之。甚。者。

祖逖

三更喚醒英雄夢。醒。不。來。皇。走。避。地。無。歸。言。江。左。空。憐。勝。夜。醉。少。醒。時。

周伯仁渡江。惟有三日。雖。江。左。風。高。如此。神州陸沉。如何整頓。得起。祖士雅聞。雞起舞。與陶侃。廣州。運。篋。各。具。一。副。精。強。志。氣。有意中原者。不當如是耶。陶侃。控制八州。祖逖。收復河南地。能使石勒畏威。懷德。邊。疆。以。寧。可。為。有。志。者。事。竟。成。矣。

王猛

捫談世務玩風塵。不許桓公却許秦。只為相承存正朔。未嘗一旅。問江嶺。

桓溫入關。王猛與之談當世之務。溫曰。江東無卿。比也。欲與俱歸。猛還山答師。師曰。汝與桓溫。豈。正。世。者。哉。由是猛為符堅所用。而與溫。沒。世。不。相。始。甚。此。則。所。發。不。相。能。抑。正。統。有。在。猛。故。不。以。晉。為。意。則。不。待。中。猛。快。時。言。而。知。其。明。于。春。秋。夫。一。統。之。義。也。異。時。韓。延。徽。高。孝。惠。用。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亦。此。異。也。力。也。猛。獨。力。圖。燕。江。左。得。以。偏。安。者。吾。以。為。景。暮。有。禮。晉。之。功。而。猛。與。溫。功。名。相。等。但。溫。不。識。君。臣。之。誼。孫。綽。明。孫。翼。之。示。猛。之。儀。若。根。若。殆。非。桓。溫。所。及。六。朝。豪。傑。之。士。當。為。君。臣。一。表。豈。不。過。人。建。哉。

謝安

聽戎賭墅秦為虜使信為保可折衝三足知人龍內舉功成馳水  
鶴穀中

謝安却秦存晉宜是以死子石志每命建德亦有天書焉不  
然使符堅以百萬之眾為逃去之岸雖有玄石無能為也後世  
學謝安而敗者唐房琯是也琯喜賓客好談論頗類謝安然所  
任劉秩等書生耳不足以擬玄石咸陽遇賊以車戰覆軍于是  
淝水之功奇矣故如謝安者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陶潛

萬族相歡各有托孤雲自嘆獨無依莫能氣變悟時易聊把米心  
付酒卮

淵明節集全見之擬古咏賁責于中數語余綴之以成韻以見  
其人殆不止有素心且有血性者方敢自號介節字若歸去來  
詞五柳先生傳不過自述其概然霞舉凌志世味可于高士中  
列一錄而未可以語靖節先生也

隋

天下分崩纒混一如何短祚似秦隋獨孤語我緣何事拋却扶蘇  
不喚回

秦隋喪國如出一轍史述隋亡秦二世而亡太子勇繼隋  
隋不十三載而滅夫彼魏韓亦不稱嗣秦太子勇必不得繼隋  
何則秦皇無道隋文暴虐天實不容之而欲還其魏也夫扶蘇  
之不立也以趙高太子勇之廢也以楊孤后此二者小雅所

謂婦寺也、秦皇殺一母五子、以三為世、廢之五子同母、真兄弟、寧知萬世至二世、而亡國、身死、兄弟盡、弟殺、兄而母殺、子亦然、則亡秦者、非胡亥、如趙高、如成、而者、非楊廣也、獨孤后也、由斯以觀、便發承歡、皆有鋒刃、此房言矣、無非既毒、婦寺之能禍人國如此、夫以始皇之雄才大志、隋大之深謀遠慮、乃以天下大計、操縱于婦寺之手、卒之邦家覆敗、為天下笑、斯固天奪之鑑、而禍起于細微、莫能防測、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李密

黎陽師聚老無功、洪宏陳書似真鴻、早向江都求一戰、不教喪敗在山東。

徐洪客一書、直與漢高進、據陳留同策、然漢高用食、其之計以

入關、李密奇洪客之書、而不能從、當時李勣、魏徵俱在密所、亦不能贊決其謀、豈密剛復自用、如項羽、有范增而不見聽耶、卒之洛口米盡、敗于世克、歸身關中、事無可為矣、乃怏怏不平、復叛山東、為盛彥師擊殺、抑何謀之不滅哉、蓋奸雄失策、固天所以開聖人也。

魏徵

勝師寸萬一言中、更有奇書、利真窮祀日、幽靈封豕動、魏徵曾議從降戎。

魏徵事太宗、素謀遠慮、論之不格、嘗推有臣處突、厥一議、是魏徵一生第一善書、太宗怒、殺之、後言、魏徵從、古今未有、惟有不用徵策、處降胡于幽靈、諸州、是太宗一生第一錯誤。



說分明

睢陽不守賊長驅江淮東南震動雖有郭李難為功矣或曰睢陽畢竟不守江淮何以無虞曰死據孤城大小四百餘戰控扼多日遠近得以為脩三日而賊至十日而賊亡豈非持久之功與夫三日而救至雖無益于睢陽之陷然十日而賊亡實有賴于睢陽之守是不可以成敗論雖敗亦功耳如謂與其食人曷若去之以全人是使賊未至而棄城者得以睢陽為藉口也非所以立論矣善乎史氏之贊曰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誠為確案若夫君父大倫談吐于矢石相交之地天地隱心肅咏于孤城危急之秋則貞忠勁節一部十七史中指不多屈豈特河北二十四郡不少際見已哉

楊太真

為愛離夫罪妾身君王誤國許多臣崎嶇蜀道林鈴苦不盡紅塵笑裡人

為太真辨罪應得未成若嶺南民後不顧則難免馬嵬一死矣

郭子儀

位極功高姦所忌令公何以礙危疑升精一點靈臺宿三十年來人不知

郭子儀身為天下安危者殆三十年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然代宗委任不專是上疑之也魚朝恩程元振之徒譏譖百端是下疾之也而卒完名享福以終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所最異者歷陽見虜單

騎定盤而胡巫亦言此行不殺見一大人而還夫四統異類也胡巫鬼神也猶爾誠服令公是令公志信格于異類鬼神也乃若代宗之疑朝恩元振之忌世豈有忠信格不相入之人耶可慨也夫

李泌

處人骨肉謀人國言所難言最苦艱胆悸魂驚求息地算來惟有是衡山

傳稱李鄴侯好大言喜神仙坎為世所輕迨觀其所言者皆鑿鑿可行而神仙一道又必所托以善其用殆未可為世人道也必有經濟謀畧最難者在善全人父子兄弟唐中葉宰相無出其右者幼時賦慕玄宗奇之曰此子精神要大于身是真知必矣顧世人不知而輕之嗚呼此其所以為世人也與

韓愈

敢燒佛骨懸忠胆惹得朔陽路八千行到衡山雲霧處君王未肯悔前疑

開衡山之雲馴鱣魚之暴余竊疑之然欲以一紙奏事燒毀佛骨如此心胆天海為之震動豈非誣也昌黎文章山斗惟諫佛骨一疏力持人心有功聖教當為集中第一文字豈其然乎

裴度

主文不奏劉蕡策儲議錄何却議此事應知極難耳姑道半業切時疏

劉蕡之策少謫宦官裴度厚抑不敢進無怪其然者然君

子深為裴度惜之也至于此儲大事太子未沒已多年度不及時言之死後事藥以備嗣君死為憂何也曰度之處此極難耳穆宗以來八世七君皆由宦官所立定策國老雖生天子其端已肇度即言之未必能定即定矣而舍卒之路是立所好違足以取禍耳度欲言不敢不言大不可違之久久憤志以絞半藥藏家天子求而得之嗟乎成心良苦矣夫身後遺表即生前奏對度始以死諫者益庶幾久宗之一悟也讀史者以言不及私為忠忠則忠矣非言不及私之謂也

鄭縈

宰臣道上施行乞相國庭中苦債家嗜利貪名慚鄭五詎諧自是品懷佳

乾符中宰相盧瑑崔沆好施每出囊錢自隨丐者盈道為朝士所訛韋昭範入相罷相日為債家所譟急求起復視事二者汲汲好名孽孽為利言之醜矣鄭縈史稱好詼諧每為款後詩詼嘲時事昭宗以為有蘊特命為相未幾累表請罷此昭宗知人之明也夫以豆雀之似似好名欲每人而悅之使之諷刺詼時不敢矣以昭範之孽孽為利既得之志失之使之謝政遜位不能矣縈托詩詼事此大臣譟諫之體也不猶愈以豆雀昭範諸人乎顧不知聞者之大駭創也尤異者縈嘗為盧州刺史黃巢將至縈移牒使無犯界巢怒而免之即額以全詠諧之能却敵如此斯又與謝安之風流為晉吳事同功者也縈何負為昭宗特命之相哉顧不知聞者之及諷何也



馮道

天生佛子救昏弊五代如同一代臣務日企剛能作禍低眉菩薩  
活多人

善乎耶律德光問馮道曰爾處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  
老子他日又問曰今日百姓知何救得對曰此時佛也救不得  
惟皇帝救得人皆以契丹不主燒奪中國者道一言之力然則  
道其老子再生古佛轉世者乎五代主及契丹主皆魔王也非  
瀛王以佛力濟之當時之民靡有孑遺矣景延廣挑動殺機便  
有許多慘禍當益思瀛王耳議瀛王者多過為責備之論余是  
以論其世也

趙普

子遵母教非云誤誤是涪陵飲恨初忘却榻前承認泣請開金櫃  
者遺書

太原之賞不行太宗有心晉忖度之德昭既斃廷美自危柴禹  
錫止變晉出一言而涪陵飲恨矣然普此言亦是大誤夫太祖  
承昭憲之命不有天下傳之其弟雖不可為後世法史傳所載  
未嘗有焉果若普言是太祖至公無我之心反為違經悖正之  
舉也且云太祖既誤則太宗之有天下是從誤中得來乎是不  
惟顯斥太祖實亦有礙太宗柳榻前紙尾之著記謂何晏乎李  
勣一言而武氏以立趙普一言而廷美以廢唐宋大臣一言誤  
主此最可為異世同恨者也

寇準

何事金陵並向蜀澶淵孤注是奇師文章兩府空能賦敢學萊公  
獨出奇

孤注猶可背城借一遠幸楚蜀則無一可借矣後準竟以此語  
罷相蓋從矜生也張乖崖謂準不學無術政為其好剛使氣須  
有一段涵養以善用其奇匪使之博涉章句非復吳下阿蒙之  
謂也如徒以學而已欽若以才名擅著江南馮拯以文章致位  
兩府而一則天雉無策束手誦經一則澶州望敵渡河畏懼學  
人不足了事如此雖學而多術亦何為乎由此觀之不學不足  
為準病也雖然準非不學者也夫準所不學者特如欽若馮拯  
等所學耳乃若五日決勝之畧百年無事之策胸中獨貯無書  
可讀而運籌握筭動與古合夫準固已學之矣抑有庸材所不  
能學者豈不學而能若是哉

韓琦

弗避危疑堅似鐵無形喜愠靜如山生平不肯推人膽旋轉乾坤  
若等閒

韓魏公作事數不滿于王荆公嘗曰魏公形相好耳為畫虎圖  
以訖之及觀二人性格亦頗相類魏公不避危疑荆公則自信  
所見執意不回魏公不形喜愠荆公則不說不洗不近人情魏  
公自許以胆荆公則自執其拘而至于行事則大相逕庭蓋荆  
公似是而非是之與非宜其格格不相入耳夫畫虎加事若生  
以之此魏公之言也再決大策以安宗社魏公作事直從胆性  
中來豈區區形相好乎荆公以魏公為畫虎若荆公則所謂畫

虎不成者也

王安石

熙寧變法號稱新一箇魔王兩護神朝老何頗呼痛苦杜鵑早已  
叫天津

新法之行荆公初意何嘗不欲利民但由一人意見措之古  
則是施之用則練耳且有意見則必有議論有議論則必有異  
同有異同則必有訛毀有訛毀則必有怨仇有怨仇則必有賊  
害于是有以小人害君子者亦有以君子害君子者至于以君  
子害君子而禍敗見矣而當其禍敗未形禽鳥感之而成穀天  
地徵之而為氣夫穀氣至能感禽鳥徵天地豈偶然哉而究其  
原特起于一人之意見由此觀之一人之意見不可不慎也慎  
持之而出于正正則中中則和和則國家之福也殆非執拗者  
之所知也

鄭俠

頒行新法任姦臣白骨荒原徧是燐堪畫流民猶未死君王只見  
畫中人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此語豈不  
發楚傷情然耳聞不如目睹觸目可以驚心鄭俠以仁人君子  
之懷為忠君愛國之計却將風沙霾曠扶攜塞道光景繪圖述  
進帝觀圖長吁越日果停止青苗十八事雖群奸共阻一切如  
故然方田暫罷亦民受一分之賜也未幾安石竟以此去位則  
斯圖是大有功者昔王曾計去丁謂蓋有術存其間焉安知俠

非陰去安石之術乎不然時人老病死苦之謠終是隔靴搔癢  
唐垆二十疏六十條之論未免狂藥相攻其能療神宗之疾起  
當時之病哉

洛蜀朔黨

十人那可制于虎况各乃心似越秦且漫調停消外恨早須和解  
室中人

以十人制于虎勢固不敵而十人中又分門立戶自相角勝是  
未嘗有一人制虎者也常安民有薛季昺之慮呂公著不以為  
意袒胎伏矣既而呂大防劉摯欲用調停少平風怨是或一道  
也而格于蘇子由之議不行宣仁謝世吃孝死噬莫之敢櫻怨  
毒之于人深矣哉推究禍源良由三黨諸君子養虎遺患春秋  
責脩賢者不容恕也

石工安民

頭謨閣上熙寧客端禮門前元祐碑縱有傷心空灑淚公然石匠  
敢陳詞

是非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不敢直說出來直發出來耳安民  
不忍刻司馬光奸邪此真是非也乞免鑄石末恐得罪後世此  
真羞惡也是非說得真羞惡發得真殆温公所謂誠字也石公  
不學但到此田地堪傳温公衣鉢祀温公者當以安民從祀配  
享

陳東歐陽澈

時事垂方魏憤欵陳書先後兩人奇君王賜劍饒奸佞特殺諸生



與布衣

神宗之朝新法病民御史臺不言而鄭俠上書不已是言責在  
監門也徽欽高宗之朝用人舛謬奸臣誤國舉朝不言而陳東  
歐陽澈先後極諫是言責在太學布衣也英州編管猶有生望  
就戮東市則贖刑甚矣嗟乎太學士論所在布衣庶人之公高  
宗殺此兩人何以為國君子以是知南宋之不競也

岳飛

貪位忘親須殺將人言殺將買歸親湖山埋骨休深恨不肯留君  
不姓秦

丁謂之貶寇準也帝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岳飛寢閣拜命  
國家大將檜雖專權安敢擅殺稽史所載飛既死高宗並無一

言然則飛之死非秦檜殺之高宗殺之也非高宗殺飛檜與金  
人以太后挾高宗以殺飛也飛不死太后終不得還兀朮遺檜  
書曰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和乃可成此書檜不之諱也安知  
不以書白高宗乎方議殺飛檜曰此上意也殆信然也由此  
觀之史書秦檜矯詔殺岳飛乃奉詔殺岳飛耳嗚呼古有大將  
被謫而死者人主不知其忠與勇也知其忠與勇而竟自殺之  
以媚敵者終綱目歷代之君一而已矣

韓世忠

君王無意中原事宰相貪和忘武臣二十年來功第一西湖深處  
作閑人

世忠所向克捷大儀一戰議者以為中興武功第一他如沂中

鼓勇于藕塘劉錡奏績于順昌吳玠和高原之屬岳飛郾城屢捷中原震動却被秦檜和議牽制俱化作一場夢境矣世忠以是知高宗之不復用兵也口不談殺復游以終豈非計乎不然偃月堂中無異上蔡逐兔之態空有華亭鶴唳之嘆悔無及矣蓋世忠晚好老氏之學其知處深靜殆有悟于知白守雌之義者惜乎其不以告武穆也

張浚

高平挫敗驚關陝師向符離久再傾張浚虛名將誤事知人豈獨有雲卿

張德遠長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此語未能為德遠定案也方秦檜用事晏敦復獨有憂色浚為所賣至與其事方知其間則浚之識不如敦復其短于知小人固也乃謂其長于知君子不知當時之君子孰有過李綱諸人者乎浚為御史則極排李綱居相位則不悅趙鼎論淮西則怒奏岳飛議恢復則憤訐史浩是皆與君子為難矣謂之長于知君子可乎至于用兵尤非其所長自建炎迄隆興凡三命為將皆三至收績富平輕師失律淮西激叛鄜瑒宿州之後宏淵頭忠不相能大潰于符離豈其才之不逮與御史所云量狹而不能下士知難而不能知人故耶方銳意恢復時高宗謂孝宗曰莫聽張浚虛名將未必誤大事而蘇雲卿亦曰此事怕地未便了稽史所斷合此二者之論足以定張德遠之為人矣

胡銓

奏事萬言同請劍斨將奸佞盡除江南被認無人答賴有胡公一紙書

魯仲連在邯鄲圍城中責新垣衍帝秦極其醜詆秦師聞之為却五十里胡澹庵封事下吳師古鐫其書于木金人募以千金其奪魄挫威不啻却師五十里也金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忍辱誰敢騰書河北者賴有此奏壯氣本朝以作金檄可洗詔諭江南之辱矣余謂宋南渡以來當以胡澹庵為南宋第一人品尤當以此疏為南宋第一文字

趙汝愚

升龍奠鼎賢宗室飲恨專功去永州何事五王遭毒害當年不蚤聽出求

劉出求謂桓彥範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五王不以為然卒受其禍韓侂胄能為國慮宜能其欲而遠之徐誼之謀亦劉出求之慮也奈何不悟五王覆轍以宗臣自異竟為所構暴卒衡州豈非自貽伊戚與從古大臣定國功業垂成而竟為小人所敗者良由才有餘而識不足蓋禍伏于坑忽而人心難測也東之汝愚二人有功唐宋而皆坐此患蓋天之不祐人國與何知慮之不終也

為學

山中信宿招深恨徑作標戈入室人殊愧藝州呂處士上書昭雪老忠臣

胡絃為考亭弟子謁師武夷以食脫粟飯後之為侍御遂附

侂冑遂汝愚論考亭為偽學亦一異也呂祖天嬰州處士上書  
言道學所以為國乞斬侂冑復汝愚書中外大駭竟配欽州  
斯亦奇矣二人志行如此以余論之胡絳者當時之向龜而呂  
祖太則無子服景伯之力而有子服景伯之心者也

文天祥

才練志廣力扶傾破碎山河血淚零忍死間關成底事孤節正氣  
到燕京

宋事為賈似道決裂至文天祥時無可為者所建諸策當時未  
必能用即用之未必有濟惟自崖山迄燕浩然正氣塞乎天地  
宋亡有賴焉或曰正氣何益于亡余曰不然汴京陷時金人相  
謂曰南朝死義誰李侍即一人而已此語豈不為亡國之羞天  
祥慷慨從容佩服孔孟非倉卒狹死者王應麟之言于是有  
驗祖宗養士百年待天祥可以無憾矣由是以觀宋雖亡國豈  
不有光乎嗟乎惟其有光于宋也斯其所以有光于天下萬世  
也與

謝枋得

詔下江南訪棟梁兩書誓志亦堪傷采薇歌闕千年後又見燕山  
一首陽

謝疊山之地行也張子惠贈以詩曰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  
值半文錢疊山心許之卒之守節不渝自餓以死豈有所感而  
然與推此志也雖與西山義士爭光日月可也